

兒化音

兒化音是北京話最突出的特點。比如：出胡同口兒，掏出一把鋼鏹兒，買一支糖葫蘆兒。兒化音透着活潑、輕快的生活氣息。

判斷是否是地道的老北京人，最直接的指標，恐怕就是能不能用好兒化音。某次在街上，一位遊客攔住問路：「朝陽門兒怎麼走？」其實他的普通話本不錯，但一個「兒」暴露了他畫虎不成反類犬。北京的城門，如朝陽門、天安門、永定門，是不加兒化音的，需用標準的普通話讀出來，莊重而正式。唯有東便門兒、西便門兒，加兒化音，其地位也一下子矮了半截，「便門」到底比不上正門。

有無兒化音，有時會產生完全不同的意思。比如說「上班沒勁」，意思是上班太枯燥、沒意思；而「上班沒勁兒」，則是指身體欠佳，沒力氣上班。疫情防控期間，很多住宅區封閉管理，外來人員想要進入，「沒門兒」，不可能，辦不到；而如果說「沒門」，那就是說四周的牆完整密閉，連通道都砌死了。午飯要做麵條或包餃子，需要

去買「白麵」；但如果說要買「白麵兒」，警察就該把你當毒梟抓起來了。

總的來說，大的、正式的東西不帶兒化音，小的、輕巧的則帶。拿人名來說，長輩稱呼晚輩可以叫他「小王兒」、「小趙兒」，但當歲數大了，成了「老王」、「老趙」，這「兒」就要自動退役了。帶兒化音透着親切，不帶則顯得尊重。

但沒有絕對的規則，大抵都是約定俗成。比如「麵條兒」有兒化音，而「油條」沒有，同樣是油炸的「油餅兒」又有了，「煎餅」卻又沒有。黃豆、綠豆都不帶兒化音，比它們大得多的「土豆兒」卻帶。找誰說理去呢？

兒化音的位置也不統一，比如鴨梨帶兒化音，如果帶尾音讀成「鴨梨兒」就露餡了，正確的是「鴨兒梨」。

瓜園 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苦難中開花

最近，香港和澳門播放率最高的歌曲是《堅信愛會贏》，內地作曲家舒楠、詞作家梁芒創作的這首粵語歌，匯集了任達華、惠英紅、莫華倫、陳偉霆等明星，與大灣區廣播電視主持人聯袂演唱，「歷險不孤單、千山共勇氣」，表達了大灣區公眾對武漢戰疫前線醫護戰士的問候。這首歌的普通話版早已在內地流行，成龍、王力宏與雷佳、黃曉明、吳京、肖戰等兩岸三地藝人傾情歌唱，祝福中國。前天，謝霆鋒也邀請內地王俊凱、台灣蕭敬騰合唱了新歌《保重》：「再堅守、再搏鬥，風雨過後約定要重逢，我們都不求當英雄。我們都經歷這寒冬，人與人、再不同、都相同，相信的人終將相擁！」謝霆鋒所作的歌詞，更是鼓舞了正與病毒殊死決戰的患者。

李宗盛的《真心英雄》、徐沛東的《人在青山在》等老歌也再度唱響，這些歌曲創作於華東洪水、汶川地震等天災年份。對平凡英雄捨身逆行的歌詠，使得這些老歌跨越時間之河，再次煥發現實感召力

。意外走紅的還有武漢方言民謡《漢陽門花園》，這首歌的作者是武漢人馮翔，六年前他結束北漂音樂人生涯回到家鄉，在六角亭做過精神科大夫，成為音樂治療師。他想起在漢陽門的童年時光，「冬天蠟梅花、夏天石榴花」，這兩句武漢方言便流淌出《漢陽門花園》的旋律。

當一座城市陷入艱難與悲傷的時候，最不能失去的便是希望。「幸福時沒忘記，痛苦中舉着你，我的靈魂緊緊跟着你呼吸。天耀中華，風雨壓不垮，苦難中開花，願你平安昌盛生生不息」，何沐陽創作的春晚歌曲《天耀中華》，歌頌了中華民族於逆境中的不屈與悲憫，那生死相依的仁慈情義，那感動天地的捨身恩澤，成為當下最強音。祈禱與祝福的歌聲，是苦難中盛開的希望之花。

雁南飛 楊勁松
逢周一、三、五見報

持綠卡的同行，春節前從美國回老家探親，準備和父母一起歡歡喜喜過個年。不料一月底新冠肺炎疫情爆發，美國幾大航空公司紛紛宣布停飛中美間的航班。她在國內前後呆了五天就被迫返美，回去還得自我隔離十天。另有美國同事學術休假，全家去年八月來到上海，太太今年一月中旬生下女兒。夫婦倆面對美國政府的撤僑警報不為所動，打算按原計劃呆到六月底再回美國。我本學年也休假，回國已大半年了。疫情始料未及，但也不願立馬折騰回美。

除夕過去是新年，過了立春過元宵，春節之後情人節。一月、二月是本土節日和洋人節日扎堆的時候。天氣也在逐漸回暖。「六九春當頭」，哪怕早晨最低氣溫接近冰點，已非數九寒冷徹骨的感覺。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裏不免憧憬春天。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拐點尚未來到，防疫管控步步加強。小區實行宵禁、封閉式管理，出門須戴口罩，進門要量體溫，快遞、外賣不讓進。公共交通部分停運，菜場、超市或停業或改變營業時間，工廠、學校延長放假，無一不標誌着針對新冠肺炎的「人民戰爭」轟轟烈烈。

生活還要繼續。家政服務推遲，我們自己打掃房間。菜式不夠豐富，平日粗茶淡飯，一鍋亂燉也能葷素搭配，保證營養。元宵節一家三口熱菜、涼菜整了一桌，小酌一杯，提升了儀式感。往年春節前美國大學開學，我也開始上班，肯定會記掛遠在大洋彼岸，情勢不明的父母。今年能在家和他們呆在一起，無論艱難險阻，總是不幸中之大幸。即便個人能力有限，在某種程度上也算和同胞們同舟共濟了。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花錢還用學嗎

花錢還用學嗎？看似無疑而問。掙錢需要學，花錢誰不會呢？

不過，往大了說，花錢是門學問，不是有理財學嗎？中國最後一代進士陳煥章，後來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論文寫的就是《孔門理財學》，給老外把中國人花錢的學問說得清清楚楚。

在以前，就算平常人家，哪怕花幾個打醬油買醋的錢也是需要學的。小時候，家附近的副食店櫃檯老放着個大玻璃罐子，裏面盛着半罐子「桂花糖」，鵝黃色的紙包着，兩頭對稱打結，十分誘人。凡有孩子買了半斤陳醋或一斤醬油，店員總笑嘻嘻問：找錢正好兩顆半糖，給你三顆吧？不會花錢的娃娃，狠狠一點頭，捧着三顆糖，高高興興回家了。若是家裏大人教

過怎麼花錢的，就會老老實實地說，不要糖，找我錢。更聰明的，領命去副食店前，就請了旨意，找錢可以換糖。

後來流行信用卡。但老年人，對薄薄的卡片總信不過，退休金廂管薄厚，一沓掖進腰包才安心。有遠見的人早就提醒：刷卡，看不到鈔票，花起來不心疼，會沒個節制。

現在，打醬油買醋都網購了，所謂花錢，其實是指紋或掃臉支付，沾唾沫一五一十點鈔票，越來越成了往事，只剩了數字從這個手機流到那個手機。節制二字也更難了。

更何況，又冒出了教人花錢的「消費導師」。據說，各種遊戲平台、代購群、消費體驗群裏，都潛伏着這麼一群人，想

盡花招叫人產生購物的欲望，又把你的購物欲望定點到某個商品或品牌上。還有個專門詞兒，叫「種草」，也不知道是說要把要賣的商品「種」在你面前，引誘你去採摘呢，還是，把你當作草種起來，等商家收割。

草的土壤，正是網絡環境下人們分享生活體驗的習慣，以及對這種習慣的依賴。消費前在各種比價網反覆查看，細細閱讀購買攻略，一頁一頁翻看點評，無非想從別人的消費體驗中找到自己消費的合理性。而這，不正是向別人學習怎麼花錢嗎？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三、五見報



地下室與「劏房」

在第九十二屆奧斯卡金像獎頒獎禮上，韓國電影《寄生蟲》（港譯《上流寄生族》）擊敗了《愛爾蘭人》和《荷里活那些事》（港譯《從前有個荷里活》），捧走了四個重要獎項（最佳編劇、導演、影片、國際影片）。這是韓國電影首次獲此殊榮，也是奧斯卡首次把重要獎項頒發給非英語電影。

我大半年前已在長途機上先睹為快，深被這部影片打動吸引。韓國號稱世界第十一大經濟體，但影片表現的貧富懸殊程度，出人意外。有一年去韓國，住在酒店式公寓。公寓四周環境，讓我見識了低下階層居住的差劣。那與許多韓劇特別是偶像劇裏光鮮亮麗的豪宅大相徑庭。

看到「地下室」，自然會聯想起香港的「籠屋」和「劏房」。那個居住環境，令世界輿論詫異，也令號稱富裕的香港蒙羞。

最佳男主角

前陣子，荷里活電影《小丑》在香港的電影院放映，我猶豫了好一會是否買票進場觀看。因為周遭朋友對該電影有着很極端的評價，有人覺得內容過於暴力，不堪入目；亦有人認為該故事刻畫人性，叫人共鳴。我最終沒有進場觀賞該電影，只從一些宣傳花絮得知其故事大綱，以及不斷看到男主角祖昆·馮力士的演出片段。不出所料，祖昆獲得了第九十二屆奧斯卡電影頒獎禮的最佳男主角。

這樣說來，我並非「事後孔明：馬後炮」。事實上，任何一位演員在其演藝事業，一生都在追求一個好角色。所謂好角色，不一定是主角，最重要的就是有獨特

個性和不平凡遭遇，這樣才可讓演員得到發揮機會。「小丑」就是屬於這類型的角色。

戲劇藝術方面，很久以前已經出現小丑的角色。莎士比亞筆下的劇本屢見不鮮。即使是悲劇，例如《李爾王》裏的弄臣，一直陪伴李爾王身邊，為國皇排憂解悶，二人一起走進生命低谷；《馬克白》是有關仇殺和慾望的故事，但亦有一個守門人角色，在嚴肅的情節當中插科打諢，充當着丑角的作用。大部分小丑都不會是故事的主角，更甚是可有可無而不受重視的位置，因此更令小丑角色表面歡快，內裏悲情。

《阿卡迪亞的牧人》

由於古羅馬詩人賀拉斯提倡「詩畫同源」，在文藝復興和巴洛克時期溯古的人文思潮下，有教養的贊助者和畫家們，均將從文學名著中引經據典的歷史主題畫作視為具有最高價值的藝術形式。身為十七世紀最偉大的法國畫家、古典主義繪畫奠基人和法國學院派的「精神支柱」，尼古拉·普桑的《阿卡迪亞的牧人》堪稱是最能代表以文學名著作為創作源泉和內容支撐的歷史經典。

畫作以古羅馬詩人維吉爾在其《牧歌集》的詩句中被謳歌成「世外桃源」的阿卡迪亞為靈感。在寧靜祥和的自然風光中，四位造型如古希臘雕塑般的牧羊人圍在一座石

碑遺跡前試圖解讀碑文。身着藍袍的落腮鬍男子以跪姿手指銘文：「即使在阿卡迪亞也有我的存在」，此句以拉丁文篆刻的銘文為看似平淡無奇的畫面提供了飽含深意的暗喻。即便置身於理想中的「烏托邦」

」，死亡距離我們也並不遙遠；這一隱喻生死的哲學思考被巧妙融入了田園牧歌般的自然風景中。《阿卡迪亞的牧人》以一絲不苟的人物結構線條、理性嚴謹的和諧構圖、莊嚴沉穩的色彩、深刻複雜的文學寓意和普桑標誌性的端莊典雅「理想風景」而被譽為最能體現畫家



「理性的和美，莊嚴的和諧」精髓的集大成之作。

《阿卡迪亞的牧人》之所以對後世影響深遠，源於作品融合了普桑畢生最擅長的歷史畫和風景畫題材。鑑於主題是「世外桃源」阿卡迪亞，風景也不再是陪襯而一躍成為主角。普桑對西方藝術史的貢獻

人生如戲。祖昆的演藝生涯並不平凡，其哥哥英年早逝，令祖昆多年來一直活在哥哥的陰影之下。祖昆其貌不揚，天生兔唇缺陷，雖然演技精湛，但以往並沒有很多機會擔任主角。他在獲獎時致辭：「我以往是一個壞蛋，為人自私，對人冷漠，難以合作。感謝各位在這裏（即頒獎禮現場）再次給我機會……」顯然獎項對他的生命有所啟發。現代社會的流行用語「生命有take two」，套用在應屆「影帝」身上十分貼切，對觀眾也有一種啟示作用。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在於，他不僅確立了以文學作為核心支撐的歷史畫至高無上的地位，更與好友洛蘭一起共同提升了風景畫的藝術價值。法國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在創建初始便將普桑重視理性素描線條結構的藝術理念視為學院派繪畫的不二法則。儘管普桑的藝術在洛可可時代一度沒落，但得益於雅克·路易·大衛和安格爾為首的新古典主義學院派「普桑主義者」們對他的推崇，前者的名望得以重獲新生。

（影響西方藝術史的百幅油畫名作）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尊重感性

每每遇到比較複雜的計算問題，常被聰明人嘲弄「文科生嘛，數學不好」。我從來不去辯解。因為，我不是文科生。中學時，我選的是理科。高考時，除了語數外，與我糾纏不休的科目是物理和化學。大學後，讀了一年工科然後轉系學了文學。大概是工作之後一直都靠專業吃飯，就被自然地認為是文科生。

其實，計算得慢，不等於數學不好，因為數字之外，還可能有更多的因素在影響計算的速度。「文科生數學不好」這個思維，依我看，應該這樣表述才更準確：如果思維中，習

慣折合交易發生時價格之外的所有因

素，那麼速度一定比單純地計算價格要慢一些。從表象上看，就是應試教育下的「數學不好」。

對於這一點，一位前蘇聯的詩人和他的一首詩，做過精闢的例證。他觀察一位意大利貴婦享用咖啡。那是在某一個陽光很好的午後，落葉紛飛，窗外的林蔭道上三三兩兩的年輕人結伴走過，於是寫下這樣的句子：「老婦人／花五千里拉買了價格三

制度性安排的背後潛藏的是道德，道德的背後還隱藏着性愛意義上的深植於我們體內自然意志的編碼。於是，生活一層層地包裹，最終還是成為一個感性的整體。

我很慶幸，我在感性中獲得快樂。寫作需要尊重這種感性，才有可領略「飛升」的魅力。

負暄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

